

洛丽塔：沉默的镜像与缺席的主角

——论纳博科夫“洛丽塔”形象的多重共构

管恩森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与传播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纳博科夫因《洛丽塔》的出版畅销而改变了经济窘境并进而奠定了其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地位。洛丽塔这一形象在小说中是沉默而缺席的，她由小说男主人公亨伯特、小说创作者纳博科夫和小说阅读者三方共同参与建构。亨伯特之洛丽塔是其童年记忆投射的镜像，是幻象之物；纳博科夫之洛丽塔是他独特的艺术创造，是制谜之物；读者之洛丽塔则是视域融合后镜像与谜底的再生成，是共构之物。

关键词：洛丽塔；纳博科夫；镜像；制谜；共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09X(2009)01-0095-05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09.01.1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因其敏感的情色内容而阴差阳错地成为畅销书，作者本人也因《洛丽塔》的出版畅销不仅改变了经济困境，而且由此奠定了他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的地位。《洛丽塔》自出版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仍然由于小说的暧昧情色而招致诸多非议和诟病。利用互联网检索，我们发现，“洛丽塔”甚至成为了一种现象，一种过度虚热的现象，正如纳博科夫所自言的那样：“《洛丽塔》有名儿，不是我有名。我是个连名字人家都发不好音的无名小说家。”^[1]在中国，《洛丽塔》的出版和解读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先后在国内出版过11个译本，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主万翻译的全译本，这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国内关于《洛丽塔》的介绍和研究，始自1988年的董鼎山^[2]，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洛丽塔》研究，则主要围绕情色与非情色、道德与非道德、伦理与反伦理层面展开，1995年于晓丹^[3]发表的文章最有新意与创见。近年如王霞^[4]等研究者又转向对其叙事策略与艺术形式的研究。

小说是以一个中年鳏夫——亨伯特的自白形式进行叙述。但同属于小说主角的女主人公洛丽塔的形象是沉默而缺席的，她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明确的话语和行为，完全隐匿在亨伯特的个人叙述中。洛丽塔，是经由小说男主人公亨伯特、小说创作者纳博科夫和小说阅读者共同参与建构的：亨伯特之洛丽塔是其童年记忆的镜像，是幻象之物；纳博科夫之洛丽塔是自然发育的写实，是真实之物；读者之洛丽塔则是视域融合后镜像与真实的再生成，是共构之物。

一、镜像之物：亨伯特之“洛丽塔”

“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5]在亨伯特眼中，

收稿日期：2008-04-28

作者简介：管恩森(1969-)，男，山东诸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欧美文学，比较文学

不管她有多少种不同的称呼和角色,洛丽塔永远是他心中的“洛丽塔”。之所以如此,因为洛丽塔实质上是他童年记忆的投射,对童年时代懵懂爱情的幻觉,洛丽塔成了他童年时代爱恋对象安娜贝尔的替代物。关于记忆,亨伯特有他独特的认识:“有两种视觉方面的记忆: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头脑这个实验室中巧妙地重现一个形象(于是我看到了安娜贝尔,如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蜜黄色的皮肤’,‘细胳膊’,‘褐色的短发’,‘长睫毛’,‘鲜亮的大嘴’);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那个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5]15}也就是说,他曾经看到和经历过的安娜贝尔留给他深刻的印象,而这经历的印象经过时间的记忆,记忆投射而成就了洛丽塔。正如他自告的那般:“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俗名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5]19}“那个在海边光胳膊光腿、舌头炽热的小女孩儿,此后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终于摆脱了她的魔力,让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5]21}他初次发现洛丽塔时充满震惊、颤栗和冲动,因为他在她身上发现了过去的记忆,“她们所共同具有的一切使她们成为了一个人”^{[5]61}。

但是,洛丽塔不仅仅是记忆的投射,也是亨伯特的全心创造,是一个新的造物。“我疯狂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说不定比洛丽塔更加真实,这个幻象与她复叠,包裹着她,在我和她之间漂浮,没有意志,没有知觉——真的,逼真并没有生命”^{[5]95}。“我知道我已经永远爱上洛丽塔了,……‘永远’这个词是仅就我自己的激情而言,仅就反映在我血液中的那个不朽的洛丽塔而言”^{[5]101}。在某种程度,亨伯特一直生活在一种虚构之中,他对自己的生活和情境有着一种幻觉的迷恋,多次设想对黑兹太太的谋杀行为,尤其是镜湖的谋杀,竟然绘声绘色地提及每一个细节的具体实施,恍若一场真实的谋杀活动,然而,这依然是一种虚构和幻觉,是他内心的自我想象,好象一个制作谜团的人,沉醉在制谜的过程中。黑兹死后,他去接洛丽塔的时候,他再次设计了一个虚构的情境:她的母亲住院手术,不能和他们在一起,然后再在他的叙述中慢慢病重直至死亡。他用自己的虚构和叙述完成了一种幻象。

亨伯特的这种虚构和幻觉,使得他完全沉迷于一种不真实和不确定的生活状态和情境中,在他看来,只有他对洛丽塔的痴迷爱恋是真实的,除此而外,一切都充满虚构和幻觉,甚至从自动电话中重新退出的硬币,也被他视为命运的某种虚构。而黑兹太太的死亡,亦带有梦幻性和戏剧性,毫无悲伤和哀悼,失去了死亡的沉重,反倒有一种释然的轻松,因为这恰恰是亨伯特心理的某种期待,幻象成为现实。

正是在亨伯特这种异乎寻常的虚构幻觉中,洛丽塔成为了想象中的镜象之物:洛丽塔是他的某种幻觉,一种他试图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虚构的镜象。亨伯特为了对抗时间和现实中的真实,他固执地停留在对洛丽塔充满幻想的塑造中:在他看来,洛丽塔是他理想的“性感少女”、可爱的小宁芙。他完全不顾及洛丽塔的现实真实,而通过自己的叙述虚构着对她的幻觉。在他塑造的洛丽塔幻象中,洛丽塔失去了真实性和主体性,只能被动地在亨伯特的虚构和叙述中沉默地存在。关于洛丽塔,存在于亨伯特的主观叙述中,而她自己则是沉默并失语的,是缺场了的主角。

由此可见,亨伯特之洛丽塔,是可爱的充满诱惑力的性感少女,是他心中完美的小宁芙。洛丽塔的这种形象,是亨伯特童年记忆的投射,是他重新虚构之后的幻象,是沉默并失语的镜象。

二、制谜之物:纳博科夫之“洛丽塔”

纳博科夫从不讳言自己对《洛丽塔》的偏爱。他说:“我永远也不后悔自己写了《洛丽塔》。

她就像一个美丽的谜——其创构和结局都像谜；两者互为两面镜子，就看你怎么去看了。……那个神秘的宁芙有一种奇特的妩媚。”^[6]他在1962年接受BBC电视台的采访谈到该小说的创作时称：“洛丽塔是想象力的产物，写作过程如同制作谜语。我的写作没什么社会宗旨，没什么道德说教，也没什么可利用的一般思想；我只是喜欢制作带有典雅谜底的谜语。”^[7]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纳博科夫在创造洛丽塔的时候，也是把她作为一个兴趣盎然的制谜过程。

如果按照一般的小说叙述，洛丽塔只是一场畸恋的对象，对洛丽塔的描述必然带有某种艳情的色彩和猎奇的成分，然而，在纳博科夫那里，洛丽塔则具有了一个棋局或谜语的神秘吸引力。他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宛如一次制谜和填空活动。“我写作不是从头开始写到下一章，如此写到结尾的；我是在填空，整个积木构建我了然于心，这里拿一块，那里拿一块，拼出天空部分，拼出风景部分，拼出——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畅饮的猎人”^[7]。纳博科夫有意识地将洛丽塔拆分成零碎的片段，跳跃地散布在各个部分之中，洛丽塔被隐匿起来，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谜底。

首先，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处于明暗交织的两条情节线中，但无论那条情节线上，她都没有作为主角正面出场，总是在别人的叙述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痴恋是小说的一条明线，表现了亨伯特几近迷狂的畸形之爱，正如纳博科夫自言的那样：“他是我设计的人，有着痴念的人。”^[7]而亨伯特的叙述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和呓语性，完全带有他自己的主观倾向和幻想色彩，因此，洛丽塔的真实出场也就变得模糊与含混。奎尔蒂对洛丽塔的引诱则是小说的一条暗线，是洛丽塔逃逸与离弃亨伯特的一种努力，与其说是奎尔蒂主动诱惑了洛丽塔，不如说是洛丽塔主动奔向了奎尔蒂。但这条情节线却象纳博科夫制作的一个谜一样，不是以明晰完整的形式，而是作为一个一个暗示性的零散碎片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地穿插在整部小说中，扑朔迷离，洛丽塔或者奎尔蒂成为和亨伯特捉迷藏的一个棋局，从在“着魔猎人”旅店的邂逅，到亨伯特带着洛丽塔纵贯美国的大旅行中魔幻一样的跟踪，直至洛丽塔参加校园剧的演出和最终的逃离，在整个棋局中，对弈双方是亨伯特和奎尔蒂，他们在围绕洛丽塔进行角力和博弈，而洛丽塔则是棋局中的一个道具，尽管重要，却总处于某种“缺场”的情境中。

其次，作为制谜者，纳博科夫始终潜隐在小说与故事当中。与其他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尽力隐蔽自己不同，纳博科夫在写作中，始终将自己置身其中，曾经有记者提问他：“在你的书里存在着几乎是过于讲究的面具和伪装，似乎是你尽量把自己藏在什么东西的后面，似乎是你迷失了自己。”纳博科夫坚定而明确地回答说：“不，我认为我总是在作品里，存在其中也并不难。”^[7]纳博科夫存在于作品的方式就是他像一个制谜者一样运思小说，整部作品实际上是他精心制作的一个充满谜团的棋局。对此，正如他喜欢独自到野外捕捉蝴蝶一样，他充满快乐并充分享受着创作带来的愉悦，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8][11]}如果说《洛丽塔》是充满魔法的棋局，那么这个棋局中包含着亨伯特之于洛丽塔、洛丽塔之于奎尔蒂和奎尔蒂之于洛丽塔三个层面，三者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每个层面中都充满了魔法与艺术“欺骗”。纳博科夫认为“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8][5]}，那么他自己就是这样兼具有大魔法师的大作家。

同时，纳博科夫的制谜过程又充满游戏和戏仿，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纳博科夫认为“讽刺是一堂课，戏仿是一场游戏”^[9]，他用大量的笔墨戏仿了西方文学与理论中的经典场景或模式，如用亨伯特痴恋洛丽塔的情节戏仿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模式并加以嘲讽，亨伯特多次把自己与洛丽塔的爱恋关系跟但丁与贝阿特丽斯、彼特拉克与劳丽恩等相提并论，甚至

整部作品的叙述和创制戏仿了西方畅销小说的模式,在戏仿中,洛丽塔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主角,而成为一个游戏的符码,一种经典的模仿与消解,因为,戏仿经典的过程,就是消解经典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发见,纳博科夫之洛丽塔,是制谜过程隐匿的谜底,是戏仿经典游戏的符码。

三、共构之物:读者之“洛丽塔”

纳博科夫喜欢在创作中制谜,在小说故事中创制迷宫一样的棋局,而把解谜、破谜的任务交给了读者。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这个艺术感很重要。”^{[10]5}在他看来,“需要在读者作者双方心灵之间形成一种艺术上的和谐平衡关系”^{[10]4}。文学欣赏是作者与读者双方共同参与完成的,“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而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10]2}。他对读者的要求就远较其他作者更为苛刻,“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10]5};“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单凭艺术家的一片赤诚,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偏于主观,唯有用冷静的科学态度来冲淡一下直感的热情,不过如果一个读者既无艺术家的热情,又无科学家的韧性,那么他是很难欣赏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的。”^{[10]4}

阅读过程实际上是读者与作者的棋局对弈和迷宫解谜。读者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过纳博科夫精心设计的迷障,努力去揭开藏在背后的神秘元素,这就使得整个阅读显得生动有趣,犹如迷宫探险,令人兴趣盎然。读者首先面对的就是纳博科夫带有游戏意味的语言与文字,尤其是他故意制造出来的许多充满神秘寓意的语词,如亨伯特称洛丽塔为“多洛蕾丝”(Dolores),该词系从拉丁词 *dolor* 派生而来,暗含着“悲伤、痛苦”之意,读者索解此词的真正含义后,就会对弥漫全篇的基调如忏悔、忧郁、伤感乃至迷惘、痛苦、情殇等等有更加深切的体味和了悟。诸如此类的语词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读者需要满怀耐心和趣味地索解每个独特语词背后的寓意,看似轻松的游戏笔墨,其实包含着深远悠长的意味。一个棋逢对手的对弈者,应该能够参透对手精心设计的迷障,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享受对弈的快乐。

其次,读者同时也在扮演着小说中的角色,不自觉地参与小说以及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洛丽塔》的叙述包含着多个层面:一是亨伯特的叙述,这是一种内叙述,是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是面对陪审员审判自己时的内心忏悔和自我辩解;二是作者纳博科夫的叙述,这是一种外叙述,是对这一故事的独特创制,呈现出作者独特的风格:戏仿、游戏和解构等,“作为一部艺术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5]4};三是读者的叙述,这是一种复合的心理叙述,是读者参与小说对弈与迷宫破谜时的某种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既是内叙述的接受者,也是外叙述的参与者,一方面读者扮演着陪审员的角色,在倾听亨伯特的忏悔和独白,并对亨伯特做出道德和律法上的裁决,另一方面,读者又扮演着游戏者的角色,在和纳博科夫独特的叙述和小说创制进行对弈,这使得阅读智慧与人生体验、艺术热情与科学韧性之间形成了纳氏所追求的“和谐平衡关系”。

在《洛丽塔》的阅读过程中,读者积极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使得洛丽塔的形象也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多重性。如果说亨伯特塑造了理想与记忆相结合的镜像式洛丽塔,纳博科夫塑造了游戏与制谜相结合的谜底式洛丽塔,那么读者参与构建的则是一个真实与幻觉、想象与欺骗相结合的洛丽塔。因为洛丽塔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少女,有其妩媚迷人之处,也有她那个年龄女孩所应有的逃逸与欺骗、青涩与冲动等特征,她不仅仅是亨伯特想象中沉默缺场的小宁芙,也不仅仅是纳

博科夫棋局中隐匿神秘的谜底，她是鲜活的存在，她把天真和欺诈、妩媚和粗俗以及阴沉的愠怒和开朗的欢笑结合到了一起。她有自己主动选择权，并最终成功逃离了亨伯特。尽管她的人生充满悲剧性，但与以前她在亨伯特的记忆中的沉默缺席相比，逃逸后生活于悲剧中的她反而具有了自由和个性，拥有了自己独立的选择和存在。在这里，读者的参与和诠释，使得洛丽塔的形象更为丰富并产生立体的出场效果。沉默的洛丽塔，只有在读者的再创造中，才具有了个性和在场。

由此可以发见，读者之洛丽塔，是多重共构的形象，是有了个性和在场的不再沉默的形象。

参考文献

-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巴黎评论[C]. 潘小松, 译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固执己见: 纳博科夫访谈录.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96-109.
- [2] 董鼎山. 洛丽塔四十二岁了: 西窗漫笔[J]. 读书, 1988, (10): 126-131.
- [3] 于晓丹. 《洛丽塔》: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J]. 外国文学, 1995, (1): 75-80.
- [4] 王霞. 越界的想象: 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越界现象研究[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25-76.
- [5]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洛丽塔[M]. 主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花花公子[C]. 潘小松, 译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固执己见: 纳博科夫访谈录.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22-49.
- [7]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BBC 电视台[C]. 潘小松, 译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固执己见: 纳博科夫访谈录.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10-21.
- [8]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说吧, 记忆: 纳博科夫自传[M]. 陈东飙, 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 [9]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威斯康辛研究[C]. 潘小松, 译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固执己见: 纳博科夫访谈录.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67-95.
- [10]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M]. 申慧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Silent Mirror Image and Absent Hero

—— Joint Construction of Lolita's Image

GUAN Ense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China 264209)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Nabokov's *Lolita* changed hi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n established his reputation as a postmodernism master. Lolita's image is silent and absent, jointly constructed by Humbert, Nabokov as well as readers. While Humbert's Lolita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irror image of his childhood and as an illusion, Nabokov's Lolita can be regarded as his unique artistic creation, a mysterious image. And then readers' Lolita can be regarded as recreation of mirror image and mystery, a joint construction of above two.

Key words: Lolita; Nabokov; Mirror image; Mysterious image; Joint construction

(编辑: 周斌)